



成为夜空中最亮的星

——观大型史诗歌舞剧《大地颂歌》

■陈 玲

也许是因为自己也是位母亲的缘故,最看不得孩子受累,也看不得孩子受苦。在观《大地颂歌》整个过程中,剧中小女孩小雅总能触碰到我内心深处那个最柔软的地方,连带心尖隐隐作痛,虽早已泪流满面,却浑然不觉。

因为贫穷,小雅的爸爸被迫背井离乡,远离年幼的女儿和年迈多病的老母亲,外出打工。离别之时,小雅紧紧地抱住爸爸,多年孤独无助的留守,让她再也不肯松开就要离她远去的爸爸,撕心裂肺地哭喊着:“爸爸,你别走!”在爸爸无奈又狠心地甩开她的那一刻,孩子的无助与绝望,让我的心紧紧地揪在一起……

爸爸离开了,家里只剩下奶奶和小雅,因为要照顾体弱多病的奶奶,因为奶奶放心不下小雅每天要攀爬两个多小时的天梯才能到达学校去上学。因为家里交不起学费,小雅只能辍学在家。奶奶说,大山里的孩子读了书没用,穷人家的孩子,这就是命。

我出生在农科所的一个大农场里,爸妈是农场里的园艺工人,小时候我也认为自己是“穷人家的孩子”。我们一家四口住在两间低矮的平房里,一间拥挤地摆放着两张大木床、一张四方饭桌、一个大抽屉和一个大衣柜,一间是砌着大灶台,立着大碗柜的厨房。一下大雨,家里的锅碗瓢盆便错落有致地遍布在地面和家什上接着漏雨。

书桌是没有的,我和弟弟每天放学后,都会从饭桌旁搬一张四方凳和一个矮凳,到门外屋檐下的屋场边,坐着小矮凳,趴在四方凳上,赶在太阳落山前把家庭作业写完。有一次到同学家玩,惊讶地发现她竟有一间属于她自己的房间,房间里有她的小床,小床上铺着卡通印花的被套床单和枕头。床边靠窗是一张书桌,桌上还有一盏台灯,窗外的阳光透过粉红色的窗帘暖暖地照进来……同学还从她家客厅的冰箱里拿出一块雪糕冰给我吃,在那之前我只吃过白糖冰棒、绿豆冰棒,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吃雪糕冰。



打那以后,我的梦里经常会有我自己的小书房,书房里有书桌还有一盏小台灯,阳光暖暖地从粉红色的窗帘里照进来。我坐在书桌旁,一边看着书一边吃着醇香可口的雪糕冰……每次从梦里醒来,我都会暗暗地下决心,一定要好好读书,把梦里的小书房变成现实。虽然,我现在是“穷人家的孩子”,但我有这个信心,因为老师很多次地问我们,长大了想干什么?老师说,只要有梦想,只要努力,不管你现在是谁,过的怎样,都可以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都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

终于,没等我把梦变成现实,爸妈就让我梦想成真了。上初中时,我们搬进了新家,新家多了两间房,我也拥有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小天地。爸妈对我们说,孩子们都长大了,以前的房子不够住,所里的领导关心我们家,给我们换了大房子。

在拿到师范录取通知书那天,我见到了爸妈口中的“所里的领导”,他们骑着单车来到我家,给我递上了一个大红包。那时,只觉得他们和普通人不一样,一个个衣着朴素却干净整洁,谈吐优雅,笑容可掬,他们热情地和爸妈握手,和蔼可亲地对我竖着大拇指,“小姑娘真不错,有出息!”

时光荏苒,一晃三十年过去了,现如今,自己已是一名大二学生的母亲。从教

十多年,在公务员岗位上工作十多年,一路走来,遇到很多像小时候鼓励我一直前行的老师和像爸妈口中的“所里的领导”的人。他们就像夜空中最亮的星,让我在迷茫失意时,让我在想要放弃时,能看到它,并一路照亮我前行。

“穷人家的孩子”小雅也如我一般,是幸运的!在国家扶贫政策的支持下,在扶贫干部的帮助下,他们全家住进了敞亮的新房。小雅的新学校有了新宿舍,再也不用每天爬天梯上学,爸爸也回来了,就在家门口的工厂上班。还有千千万万个像小雅一般的孩子,他们是幸运的。他们一步千年,走出了祖祖辈辈生活过的大山,走进属于自己的幸福新生活。

屏幕上,校园里的小雅和同学们笑靥如花,一起欢快地唱起《夜空中最亮的星》,“我祈祷拥有一颗坚强的心灵,和眺望未来的眼睛,夜空中最亮的星,请指引我走下去,给我再去憧憬的勇气,在希望中拥抱自己……”

看到如今幸福的小雅,又一次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但此时,心却没有疼痛的感觉,我知道,这是开心的泪水,内心只是默默地祝福孩子们。夜空中最亮的星,小的时候它指引着你们,等到你们长大了一定努力成为它,去指引更多的人。

气馁,各种机智应对,到最后扳倒了两位官大爷。甚至在官大爷故意为难提要求“有本事你就盖,地皮没有。就这九平方米,你就在这九平方米上盖!只要你不多占一分地,你怎么盖都行。盖一座摩天大楼我也不管,随便!就这个话!”他仍然不违背这要求,神奇地建造了一栋三十六平方的房子。至于怎么建的,小说里有,至于安全与否?不用担心,他本身就干过营造厂。

经历过数年风霜雪雨电闪雷鸣,但这高大头、朱雪桥能在这狂风暴雨中干干净净、健健康康地活过来了,而且心不亏、志不短地活过来了。这当然需要足够的智慧,需要百折不挠的意志,需要足够的勇气,更需要如水般的韧性才行。这坚强而灵活的韧性,足以在荒漠中开出花来!

我不得不为这韧性鼓掌!

“把每一个平凡的生活,都过得有滋有味;把每一个苦难的日子,都过出花来。我们都会不可避免地成长,会有无数杯从头淋下的冷水,会有无数瞬间心如死灰,这是人生,我们总要学会自己治愈自己。”

偶尔看到的这句话,献给艰难困苦中过来的高大头、朱雪桥,也献给正在生活中奋斗的每一个人!

们对于上层建筑的“怨刺”在若干年后依旧能打动人,比如“硕鼠硕鼠,无食我黍”,劳动人民的血泪和控诉从“硕鼠”的缩影里昭然若揭,可爱而深恨。

——杜 梨 说



一方净土 孕育洁净文字 ——再读《边城》

■文 芳

沿着沈从文先生温润洁净的文字走进《边城》,走进宁静淳朴的茶峒小镇,走进双眸如水晶的“翠翠”身旁,走进先生笔下美丽而悲凉的故事里。

《边城》,是沈从文先生著作中最著名的一部中篇小说,以朴实无华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讲述着这里发生的一切。语言带着浓厚的乡土气息,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优秀的抒发乡土情怀的小说。全篇以老船夫的孙女翠翠的爱情故事为主线,伴随着这一故事,展现了祖孙之情、兄弟之情以及朴素民风,赞美了小镇景美、人美、情美,体现了人性的善良美好。文笔平淡舒缓,情感自然,生活气息浓厚,清新优雅的笔触让人仿佛身处如诗如画般的乡土人情之中。

“茶峒地方凭水依山筑城,近山的一面,城墙如一条长蛇,缘山爬去,水中游鱼来去,全如浮在空气里”,这是作者描写茶峒风景的语言,先从高处整体描绘,继而从小溪慢慢描写,将茶峒风景完美呈现在读者眼前。而故事也起源于茶峒山城。依山傍水的小城,清澈见底的河流,忠厚老实的渡船人,充满灵气的少女,美丽平静的黄昏,细密温柔的虫声,袅袅炊烟带来寻常百姓家的烟火气息。全书充满着浓郁的时代地方特色,有力地塑造了中国现代文学中富有地方色彩的传统形象。

关于《边城》的主旨,用沈从文自己的话说就是,“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得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边城》在我们的世界里抽象出了一个世外桃源——茶峒小镇,似乎是被时间遗忘的安静角落。那里原始的透彻,那里珍藏着圣洁的爱情,茶峒小镇里像是回到了《诗经》时代,大胆示爱,回眸一笑就是全部的爱意,羞羞涩涩地将爱情酿成了甘甜的酒。茶峒小镇里又像是回到了《桃花源记》时代,爷爷为行人送渡一生;祖父在门前大岩石上晒着太阳,悠然平静地把岁月过成了恬淡的诗;茶峒小镇里人们敢爱敢恨,活得痛快淋漓。他们歌则大歌,哭则大哭,一切都活在明里亮里,一切都显得豪放庄严,洋溢着原始的生命张力。茶峒小镇里,是生命形式的自然流露,是纯真原始的真实表达。

作者用朴实的写法向我们展现了一个诗意的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然而最终美好的一切只能存留在记忆里。故事的最后,天保成全他人却意外离世,老船夫担忧翠翠婚事于黑夜中再未醒来,雏送挣扎于亲情和爱情中选择远走他乡,一个顺乎自然的爱情故事却以悲剧告终,翠翠从此开始了无尽等待。作者通过描写翠翠的爱情悲剧,反映出底层人民的精神状况,淡然闲适的文字像一块块巨石砸向人们的心。“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就会回来!”小说的结尾也不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俗套结局,而是留给读者想象空间。雏送会不会回来,会不会娶翠翠?即使雏送没回来,依旧岁月静好,爱情不需要海誓山盟,只需要一人等待,一把虎耳草,足矣。反观在快节奏城市里长大的我们,对这样清新的世外桃源如何不羡慕?对翠翠这样近乎圣洁般的爱情如何不向往?

《边城》,文字是洁净的,茶峒镇也是洁净的。一方净土孕育出洁净的文字。从古代的《桃花源记》到近代的《边城》,每个时代都需要一隅来供灵魂休憩。而今再读《边城》,所感更如是。

我们需要磨砺出生活的韧性

——也谈汪曾祺的小说《皮凤三榷房子》

■蒋阳波

汪曾祺先生小说里的人物总像地鼠般,时而从这一篇目中露露脸,时而在那一篇目中成为主角。他的小说就因这无数个人物而穿引成珠,形成一串关于高邮的乡土记忆,绘成了一幅乡土风俗画。汪先生对这风俗画里的人物如数家珍,娓娓道来。我曾经把他的这种写作特点归纳为“人物勾连,穿针引线,数点成面,乡土再现”。但同事说,这种笔法源自于曹雪芹写《红楼梦》的“草蛇灰线”。

且不论它,在汪先生的小说全集《受戒》里,我却对《皮凤三榷房子》这篇小说有了想要谈点什么的兴趣。

皮凤三是清代评书《清风闸》里的人物,是一个市井无赖。他既仗义疏财,打抱不平,也常为了自己,使一些无辜的人或并不太坏的人蒙受一点不大的损失。这种不好也不坏的人,我们只能说“很市

井”。这小说里只是交代了用“皮凤三”这个名字的缘故,主角却并不是皮凤三,而是皮凤三式的一个人,他叫高大头。此人修鞋为生,人高马大,并且有一个大头。所以大家都叫他“高大头”,他的真实姓名一般无人叫唤。

他走南闯北,多才多艺。经历丰富,手艺精湛。因有一些不妥的传闻,他曾被揪出来批斗,他也逆来顺受,随叫随到。这是一种很超然的态度,无妄之灾,可以坦然面对,素然待之。

何止是面对苦难,坦然面对?他简直是苦中作乐。邻居朱雪桥因为有个哥哥在国外当针灸医生,也被批斗了。他就劝慰这邻居,朱雪桥挨整了,有些事想不通,高大头便给他出主意。

捱到风波过后,当高大头、朱雪桥中请返还之前的房产,解决他们的住房困难时一再遇梗。他们并没有认栽,仍然毫不

择,并无优劣之分。小说更是天生有一种狡黠、可以逃避规则的泥鳅特性,无论采取什么方式,它都能赢。自先秦文学批评开始,文学就有“兴观群怨”的社会功能。《诗经》里人